

安家正 著

滄

浪

酒

张弼士

魂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滄

浪

酒

安家正 著
山東文藝出版社

魂
张弼士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浪酒魂张弼士/安家正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2.8

ISBN 7-5329-2072-0

I. 沧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3978 号

山东出版集团

www.sdpress.com.cn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e-mail sdwy@sdpress.com.cn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75 印张 3 插页 302 千字

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500

定价: 28.00 元

公元一八九二年壬辰清德宗
光緒十八年華僑張弼士在
山東烟台創辦張裕葡萄釀

酒公司

錄自北京中華世紀壇青銅

甬道銘文

歲次壬午公元二〇〇二年

徐明書



目 录



开篇(1)

一八九三年九月十二日，清政府解除海禁，自此商民在外洋无论久暂，一概允许回国治生置业。此前两年，南洋巨商张弼士已在赴烟台的海轮上，思谋建立张裕公司的事了。

第一章 考察(011)

张弼士每到一地，照例要办三件大事；他对港城的山川历史、风物人情作了详尽考察后，又与大官商盛宣怀畅谈烟台开埠三十年。盛宣怀果真是他的“知音”吗？

第二章 选址(050)

是否在烟台投资？矛盾重重；在不在大马路建厂？风波横生。张弼士要突出重围，实在不容易。小城烟台为他准备了条件吗？

第三章 往事(081)

广东大埔出了个喜读《货殖列传》的放牛娃，十八岁跟着“番客”（华侨）闯南洋，历尽艰辛，居然在那里娶妻生子，成家立业。

第四章 知音(116)



去上海的火轮上有美女和“酒文化”，还有一段哀怨悱恻的故事。神秘女郎的身世终于揭晓，小城竟然藏有这么真挚的情谊，她能帮助张弼士创业吗？

第五章 故地(160)

张弼士在南洋艰苦创业，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侨的欺凌与压迫煎熬着他的心，他在屈辱中却要用笑脸奋斗。谁能理解他那颗“唐人”的心在怎样的跳动？

第六章 转折(191)

“师夷”大潮滚滚，“振业”愿望殷殷，张弼士从槟榔屿到新加坡，走上了“亦官亦商”之路。为寻觅一个合格的酒师，张弼士一再受挫。

第七章 进贡(223)

遭际“甲午海战”，无心介入“帝党”与“后党”之争的张弼士却受到了牵连。三十万两银子破财免灾，得了个空衔侍郎；黄河赈灾，他又花去三十万两银子，得了座牌坊。

第八章 扩厂(248)

亚洲第一大酒窖竟建在海沿上，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自然非同寻常；一个贵族出身的外交官竟当了张裕的酒师，可见张弼士的魅力也非同寻常。

第九章 葡萄(274)

创业难，在烟台创业尤难，为改良品种建造“葡萄山”，困难接踵而来；看来是技术问题，却有着“文化层面”的深刻根源。历史沉淀的方方面面都在考验着爱国华侨张弼士。

第十章 心潮(305)

张弼士视张姓人为同宗。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的张姓人都与他关系密切：一个是号称“中国工业中坚”的张之

洞，一个是人称“中国商业之父”的张謇。在风雨飘摇的时代，他们将有怎样的心潮？

第十一章 同舟(329)

张弼士融入了烟台的社会生活，不管他是不是想当烟台实业界的领袖，历史都宿命地决定了他在烟台工商界“一言九鼎”的威望。他目睹烟台社会的怪现状而心潮起伏……

第十二章 苦酒(352)

第四任酒师又走了，寻找酒师之难令张弼士下决心让国人掌握技术。“红颜知己”为此付出了代价，也为张弼士留下了终生的遗憾。“京剧之乡”又演出了一幕哀怨悱恻的活剧。

第十三章 铁“盗”(385)

张弼士以“舍家纾难”的勇气投入到关系民族兴亡的铁路事业中，不料却上了他引为知己的盛宣怀的当，毕生心血付诸东流，他却只能忍气吞声……

第十四章 革命(413)

张弼士终于对腐朽的满清朝廷彻底绝望了，他让儿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辛亥革命之后，他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进行着艰难的选择，体验着中华民族“走向共和”的艰难。

第十五章 金奖(438)

张弼士夙愿得偿，终于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。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，张裕白兰地荣获金奖，张弼士喜极而泣。可是，这位“酿酒大王”有没有自己的苦衷呢？

尾声(460)



“美酒荣获金奖，飘香万国；怪杰赢得人心，流芳千古。”张弼士走了。张弼士开创的张裕公司也历时一百多年，早已今非昔比，面目一新；然而，张弼士的精神却与日月同辉！

后记(463)



开 篇



一八九三年九月十二日，清政府解除海禁，自此商民在外洋无论久暂，一概允许回国治生置业。此前两年，南洋巨商张弼士已在赴烟台的海轮上，思谋建立张裕公司的事了。

开
篇
100

一八九一年，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年代开始的第一个春天，一艘太古洋行的客轮正乘风破浪航行在从上海到烟台的航线上。

甲板上伫立着一个英姿焕发的中年人，炯炯双目凝视着北方，似陷入无尽的遐想之中。

只见他穿着葛布长衫，罩着黑色的锦缎马褂，一副地道的乡间绅董打扮，脚上却蹬着一双质地考究的皮鞋，弄不清他到底是洋博士呢还是土老财；要想看他的头发，却被一顶吕宋帽遮挡住了，弄不清是将辫子盘在头顶，还是留着分头。

他微胖的方脸上已经爬满了细细的皱纹，说明他已有饱经风霜的履历。浓眉下一双穿透力极强的睿目，又显示着



他过人的才干。紧闭的双唇上浓密的仁丹胡很有风度地翘着,让人觉得他非凡的气质。当他从二等雅舱中踱出时,所有的船员都恭敬地向他行注目礼。他们并不知道这位非同寻常的乘客是谁,只是被他的威严镇住了。

他就是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始人——张弼士。当年他刚好“知天命”,才度过了五十岁的生日。

他是应登州、莱州、青州兵备道台兼东海关监督盛宣怀之邀,到烟台来与道台大人共商“兴邦”大计的。

什么大计呢?年已半百,走南闯北的商人心中有数,大半与酿酒有关。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,他端详着一瓶波尔多出产的法国白兰地,引起了盛宣怀的询问,他遂把自己酿造中国葡萄酒的夙愿对之略陈概要,不意这位号称“中国工业巨子”的盛宣怀竟然认真了。这次电召,似乎有“知音”的成分在内,这令他十分感动。可是,以他的阅历识见,他也深深地明白:盛宣怀决不是一个“在商言商”的角色。这个早年投奔李鸿章,成为其得力幕僚,如今又兼了张之洞“大兴实业”助手的盛大人,其志决不在几枚铜元,当然也不是他所标榜的“实业救国”,而是要借“挽回利权”的话头儿实现其凌云之志。那么,这次电召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? “官商鼻祖”们的居心都是深藏不露的。

想到这里,他的心中隐隐漾过一丝忐忑,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钱包。

这时,从大餐间里走出两个年轻人,一个微胖,双目炯炯,透露出一种精明干练的灵气;一个精瘦,目光凛然,显示出一种沉毅实干的风采。这是张弼士的两个侄子,胖的叫张子章,瘦的叫张成卿。



开

篇 / 003

张弼士此次北上未带很多人，只有两个侄子和一个书办随行。书办叫张均亭，别看长着一双鼠目，尖嘴猴腮，其貌不扬，却极会察言观色，是个八面玲珑的角儿，常带着一脸质朴得令人爱怜的微笑，再加上那尖嘴偏偏歪斜着，像是患了“吊线风”尚未治愈似的。这样一张歪嘴在这样一张邪脸上讲出许多讨人喜欢的话语来，怎能不让人格外动心？所以甚得主子垂青，以至经常获得格外的赏赍。张弼士是在上海的经纪行里结识聘用他的，多年来一直留在身边。因为他会说一口地道的胶东话，这次北上自然能派上用场，所以让他随船同行。

一股海风迎面吹了过来，张弼士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张子章开口道：“看来北方的风挺硬的。”

“是啊！”张成卿接口道，“叔叔没多带几件衣服，临时购置又怕不合适……”

“御寒而已，何必去赶那时髦？”张弼士有点不悦地说。他从南洋回广东，衣服过分时髦了，乡亲的目光令他难堪；同样的衣服到了上海，又显得土里土气。真弄不明白国人是怎么回事，何至于在衣着上花这么多精力？尤其是上海，变得太快了，简直令人眼花缭乱。烟台是连结京沪两地的枢纽，北京的大门。天津到南方首埠上海，火轮必经之地就是烟台，听说发展迅猛，人以“小上海”称之，莫非也是时风急剧旋转，令人目不暇接吗？

见叔叔面色不悦，张成卿惶惶不安，倒是张子章开口解围：“叔叔想在烟台逗留很多日子吗？”

“视情而定。”张弼士只简单地回答了四个字。



是的，他在南洋还有一大摊子事，马来西亚的众多公司、橡胶园需要他照料，创办不久的裕昌轮船公司更得他付出很多的精力。发了大财的富翁是身不由己的。人一旦被卷进了商海，就得任凭商海波涛的颠簸，不管是为了不被凶险的波涛吞噬，还是为了在波峰弄潮。这可能是一种“宿命”的职业本能。他在商潮中越滚越大，已经腰缠万贯了，也只能被众多的企业牵着鼻子走。在烟台能呆多久，只怕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两个侄子当然知道烟台之行的目的，自知不便于公开反对，但内心里是持保留态度的，所以在沉默了许久之后，张成卿又怯怯地发问了：“叔叔当真想在烟台酿造洋酒？”

“不错。”张弼士坚毅地点了点头。

两个侄子都缄默其口了。

见二人没有响应，张弼士未免愕然，转身盯住了他们问：“怎么，这很难吗？”

两个侄子仍沉默不语。

“连乡间老妪都会用麦米造酒，莫非我还不如乡间老妪？”

张弼士对两个侄儿的隐秘心思自然洞若观火。他的故作豪语其实是一种姿态，一种鼓励。说心里话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忧心忡忡：要到一个人地两生的北方小镇去平地办一座工厂，谈何容易！场地、机器、资金、技术……可说是万事猬集，哪一项不够他筹划半天的。千头万绪，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就会前功尽弃，血本无归。更何况，这酿造洋酒又是中国亘古未有的事业，没有经验，没有人才，甚至连一个懂行的朋友都没有，真的是赤手空拳，平地起风雷呀！

他能渡过重重难关吗？

他将登上的这座小镇——烟台，不久前还被人称为芝罘，尽管同治四年，一位道员大人在烟台山上大笔挥洒，题写下“烟台”二字，但二十几年过去了，他在英文报纸上看到的仍是 Chefoo。小城出名是近来的事。本来这儿倒是民风淳朴，物产丰富的，现在开埠二十多年了，会不会像其他地方一样，也变得物欲横流，人心浮躁了呢？凭他的阅历知道，金钱实在是一把双刃剑：一方面能够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，人们手头活泛了，衣食住行会日新月异；另一方面如若过分看重了金钱，道德伦理也会面目全非，人际关系的恶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烟台还能“古风犹存”吗？



他摇摇头，心里觉得没有底。

那么，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他将跟怎样的人打交道呢？要单枪匹马去打的天下，可不是当年下南洋落脚的吧城（即巴达维亚，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）。不过，再难也该比吧城强吧，至少这里要接触的是自己的同胞，而不是外国人，何况，还有鼎立支持他的地方最高长官——身为道台的盛宣怀盛大人呢！

然而，他对这位盛大人却没有多少把握。盛宣怀是个大商人不假，经营上海轮渡招商局，力挫旗昌公司确实是大手笔，但是，他毕竟是李鸿章大人的幕僚，何况又兼着芦汉铁路的督办，他有那么多的精力来关心自己办酒厂的琐事吗？何况，这“鼎立支持”是不是“空头支票”也未可知，“官场宠儿”难得不轻诺寡信！

但他仍想试一试，“创办一个酒厂，制造一个品牌，在国际市场独步”，这个念头实在太有诱惑力了，他沉醉在自我



制造的诱惑之中，心里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冲动。

他周围的人几乎没有赞成他“中年改行”的，包括在船上的两个侄儿。

“你这可不是去开作坊，造土酒！”张子章直言不讳地说。他对叔叔一向是敢于直谏的。

“听说酿酒是要冒很大风险的。”张成卿仍然怯怯地说。

“就是前面是个坑，我也要往下跳！”

这句话随着海风吹进了大餐间，在那里坐着的张均亭未免一惊，夹在指间的纸烟落在了地毯上。

七百吨的火轮鸣起了“叩港”的汽笛声，烟台这座急速崛起的北方不冻港已经在遥遥招手了。

二十七年前，即公元一八六五年（清同治四年），东海关在烟台山修建烟台港第一座码头——海关码头（今港务局南码头），于翌年建成，半里地长，十丈宽，只能停靠木驳船，但却把一个天然的海湾腰斩为二：码头以南称“南太平洋”，码头以北称“北太平洋”。一八七〇年（清同治九年），英商福开森公司在烟台山西侧，太平洋以北建成了福开森码头。此后，外商洋行在海关码头北侧相继建成滋大码头、摄威利码头及和记码头等，造成了各个码头独占一方的杂乱无章的局面。幸而规模都很小，均不能停靠火轮，火轮须停靠远海，靠舢舨来回驳运，这才避免了撞船的危险。

现在，福开森码头上人群拥挤，正等待着驳船将“太古”轮上的客人运抵码头。

人群中，有两个女人十分惹人注目。这不惟是因为她俩是码头上仅有的女性，而且因为这两个女人不仅容貌出

奇的美丽，姿容是绝代佳人，装束打扮得也很特殊。

当时的女人除了欢场那种，绝少穿红挂绿。艳色那是内衣、肚兜的“专用色”，是暴露给最亲近的男人看的，不是自己的丈夫自然更近“褻衣”。正经女人的外衣都是非青即灰，有点杂色就已经很时髦了。至于款式，均是长长的大襟褂作上衣，而且一定得过膝，只露出裤脚很宽的长裤，盖着三寸金莲。很少有不缠足的女人，“天足”是没有“家教”的表现，不是妈妈早年守寡而娘家又没人，就是从小得干活的女人家的女儿。当然也有些例外，那就是在洋行里谋差的女职员，谁都知道那是些“花瓶”，烟台人称之为“外国点心”的。她们早年就受洋风的熏染，成年之后当然与外国人交际，会说洋文，能唱洋歌，打扮自然洋气，被烟台人视之为奇装异服。

码头上的两个女人就穿着奇装异服，一个是上衣很短，把长裤全露在外面。由于颜色是黑白对比，显得那上衣越发短到腰际，而长裤却修长得令人侧目。这是一种气质高雅的亭亭玉立。另一个更是穿着粉红色的长裙，尽管裙裾很长，却仍露出雪白的一截裸腿来。“这女人怎么没穿裤子？”人们窃窃私语，长裙女人却置若罔闻。

两个女人的出现引起了码头的躁动不安。一些无所事事的人，来码头接亲友的人，都把视线集中到一对艳影这里，虽不敢凝望，但却不断地窥视，扫一眼又赶快把头扭向一边去。

这其中就有烟台有名的讼棍林木森，还有他的哥们、小财主曲敬清，人称“张家少爷”的地方有名的纨绔子弟。他们今天堪称饱尝了“眼福”，累得伸长着脖颈直咽唾沫。



火轮终于远远地抛锚了，在蔚蓝色的大海上摇曳。船舷上吊下诸多绳索结成的软梯来，旅客踩着这些摇曳的软梯坐上了下面的舢舨。舢舨滑动着靠近了码头，于是，旅客们鱼贯地踏上了烟台这块古老的土地。

张弼士一行是最后一批登上舢舨的。他们是贵宾，有专人照顾登船，“软梯”也是特备的。

但是，码头上迎接贵宾的却着实不多，三三两两，男男女女迎上去的也不过五六个人。这很出乎张弼士的预料，他本想盛宣怀会亲临码头的，因为他毕竟是道台大人电邀的客人呀！

然而，却没有成片的蓝呢大轿，自然也就没有前呼后拥的迎宾人群。

一个肤色莹白得比女人尤甚的男人走上来自报家门：“我叫杜新波，道台衙门的文案。”

张弼士诧异地瞅瞅他那保养得过分滋润的脸，疑心他是不是盛某人的“男宠”。正疑惑间，那文案又指着身旁的一位驼背男子道：“这位是张亭之，盛府的大管家。”

张弼士立即热情地伸出手来，急切说道：“张师爷，幸会幸会。你莫不是盛大人的代表吧？”

那张亭之刚要否认，旁边却响起了清脆的莺声燕语：“是我代表宣怀来接你，他有事脱不开身。”

“这位是谁？”张弼士狐疑地瞅着盛宣怀的“代表”，就是那个穿裙子的女人。

张师爷慌忙介绍：“这是五夫人。”

“哦！”这就是那艳帜高张，艳名远播的盛府“五姨太”呀！果然名不虚传，艳丽风骚却又雍容华贵，搔首弄姿却又

不涉轻佻。果然,那女人大方地伸过玉手来,连连叫道:“欢迎,欢迎!”

张弼士迟疑地握住了玉手的指尖,拿不准该按西礼吻一下呢,还是该按上海的交际规矩摇一摇。只在这一迟疑之间,那女人却格格艳笑着抽回手去,笑道:“让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吧!”

说着,她转身拉过另一位女郎来,就是那位长裤子:“这是傅玉娟,你就叫她玉娟吧!”



名为傅玉娟的女郎款款向前,落落大方地说:“我是和记洋行的职员。”

张弼士再次诧异:“此行事先并未跟洋行打招呼呀?”

五姨太倒是善解人意,立即说道:“她来接你可跟和记没什么关系,她是宣怀的干女儿!”

不知为什么,她将“干女儿”三个字抬高了声音,而且夹杂着说不清的某种情绪,连杜新波都感到了一股酸气。

最后介绍的是一位士绅模样的男子,年纪不大,约三十岁左右,却老成持重,整洁的长袍马褂,戴一顶瓜皮小帽。小帽的顶戴摘去了,说明他已经中了秀才。脸色苍白,却有着浓郁的书卷气。他的名字叫安伯炯。

当时的烟台街在行政上归福山县管辖,但没有任何行政机构。开埠以后社会发展很快,“七行八作”急遽膨胀起来,人口增长很快,由一个小渔村迅猛变成了有数万人口的初具规模的小城市。社会公益事物渐多,需要有人出来协调,原来沿用的“会首”办法已经不灵,但是“行会”、“帮会”、“商会”之类的组织尚待成立,于是就有了区别于近代商会又不同于往昔“会首”的权通办法,就是由各个区域、各个

